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返生香
第十回 喜出望外壽壽回鄉 變生不測靜嫻哭母

無何，節過元宵，丁夫人撤靈事畢，悔公杖錫欲行。楊公設素饌饒之。丹初送至郭外，比歸，見馥馥與老嫗寧家。陸媽從其後，狀頗匆促，馥馥且有淚容，心疑凌母疾亟。孰知一人中門，聞楊公縱談壽壽事，謂丹初曰：「壽壽歸矣。老嫗來迎馥馥。始知□一年前，壽為匪人掠賣與南洋華僑鄭翁為子。鄭巨富，愛壽若己出，欲歸不果。今鄭翁已歿，壽乃歸國尋親。蓋此兒聰穎，其姓名地址，固牢記勿忘。吾殊為凌氏賀也。」丹初恍然曰：「是矣，吾僑出門時，遇，黑色少年，袖出紙片，上載姓氏，謂父名翼雲，吾指其門徑而別。此人操京語。頗生澀，的為遠客，壽壽無疑矣。」丹初語未已，利生即謂楊公曰：「奇哉。悔公之言驗矣。彼言馥馥雖孤露，然佳運將至。不出半月，必有意外之奇遇。吁，今彼言既應，吾滋為姪女憂也。」楊公搖首曰：「悔餘胡與汝言。既言馥馥，胡為牽及吾女。」利生指丹初曰：「與彼言耳。兄勿信，可問之。」丹初徐曰：「語固有之。蓋在開讎之夕，悔公阻雪勿歸，留與同榻，偶談及此。吾素勿信星相，淡忘久矣。」楊公詰其何語，曰：「彼惜女公子正值妙齡，乃有六年厄運。」楊公訝曰：「交於何年。」曰：「亥子之間。」曰：「近矣。特吾夫婦俱在，吾女何至失所。即使遇人不淑，吾當豐其奩資，亦何至於困頓。」利生厲曰：「彼言六年中，寸草與之俱盡。」楊公瞪目視之，回顧丹初曰：「信如彼言，吾亦有備。當如西人存款之例，六年後與之可也。不知尚有他語否？」丹初曰：「吾固勿信，彼亦不復言他。」瑤叔以目示意，丹初乃退。瑤叔隨之，憂形於色，細叩悔公所語。丹初笑解之，曰：「老僧非仙人，詎能預知休咎。其言馥馥，蓋一時幸中，君何杞憂若是。」翌日壽壽來，請見楊公夫婦，深謝顧復弱妹之恩。楊公具酒洗塵，談飲滋樂。而馥馥亦至，夫人等群起道賀。馥馥默無一言，堅執靜嫻之手而泣。夫人詫曰：「令兄滄海珠還，尊堂痼疾亦逾。貧而富，離而復合，歡喜勿暇，有何可哭者？」馥馥哽咽曰：「兄承義父商業，勿能久留於是。擬葬父後，移家南洋，不知與姊姊何年復敘，是以悲耳。」靜嫻聞此，失聲而哭，籠鳥嚶嚶效之。夫人撫其額發，復與愛女拭淚曰：「然則尚有一二月相敘。試思擇地營葬，詎數日可畢乎。」二女之涕始止。時則壽壽建議，謂吾華禮教嚴，閨閣深居勿出。府中有此園亭，宜設鞦韆架，以宣氣血，異日設有遠行，亦無慮舟車顛簸。主人然其言，囑丹初擇地安架，莫若鴛鴦廳之後，杏花如火，碧草鋪氈，檀板紅繩，二女日事嬉戲。特靜嫻膽怯，終不若馥馥之高下自如。乃於園遊之暇，請丹初授其絲竹，為馥馥去後自遣計也。

一日，利生鄉人來，一宿而去。未幾，僕輩喧傳，利生家於某日夜間，掘得藏鏹。事聞於主人，問此語所自，云得自莫度。及問利生，則曰：「掘地得數甕，中僅廢錢，兄勿信此謬言。」楊公信之。及乎清明節過，凌氏營葬已畢，壽壽移家南行。馥馥出金雞心頸飾，中嵌巨鑽，贈靜嫻為別，訂以每月一書，以通芳訊。瀕河送別，灑淚分襟。楊夫婦悵惘無似。靜嫻之惜別，更可知矣。流光如駛，已入孟夏，晴晝方長。丹初晨起，巡視園中花木，歸待瑤叔不至。默念今日日曜，彼何往耶？枯坐無聊，憶主人曾約圍棋，遂至書室。及進月式門，絕無聲息。恐主人午睡，輕其步履，潛於窗隙中窺之。惟見靜嫻瑤叔，一枰相對，小環奉茗於傍。靜嫻拈子在手，沉思未下。而秋水澄澄，凝視瑤叔。瑤叔則一手支頤，伸右臂，橫於案角，仰首待之。薰風拂簾，茶香滿室。聞人清趣，蔑以過矣。丹初躡足而出，幾與阿壽相撞，手中籠鳥，拍拍不止。楊公靴聲橐囊，已由長弄而入。瑤叔站立門次，靜嫻則揭簾迎父。楊公笑頷之，遂謂瑤叔曰：「若兄等奚往，行將舉業，尚爾嬉游。」言已，招丹初坐，笑曰：「丹翁宜為我賀。今日一席酒，乃遇兩蹇修。既有為吾女作伐者，而蘭垣屬意穎兒。欲以四女匹之。此女才容俱備，宋夫人當無勿允。至為吾女作合者，乃此間吳第。乃父現守南昌，新郎君留學日東，行將歸國。俟其至相之，倘合吾意，則向平之願了矣。」斯時靜嫻已退，瑤叔亦出，丹初乘機進曰：「頗牧自在禁中，主人何尚他求？」蓋以僮僕皆在，故作隱語。滿意此語一發，主人必含笑許可。度其所以因循不發者，深恐姻事一提，彼此引嫌不便耳。孰知事出意外，主人默然不答。陡聞樓上巨聲，似墜重物於地，人語嘩然，雜以哭聲。楊公急起登樓，見夫人暈絕於地。詢其故，知以合璧哇乳，夫人肝疾亦作，燥亟不待下人，升杓取藥於櫥頂，杓為紫檀鑲大理石者，滑而且重。夫人失足而跌，杓壓左足，傷其踝骨，痛極而暈。家人急扶於牀。靜嫻痛哭呼母，夫人漸醒，止之曰：「兒勿憂，吾痛止矣。」言已伸肢，傷足適觸牀欄，大痛復暈。亟延彤甫，已為鄰邑聘去，遂請他醫。或曰此非內症，宜延傷科施治。而黃氏復薦西醫至，於是中西並治，涼熱互投，延至七日，夫人忽發狂熱，遂至不治矣。其時天氣頗熱，病者移臥樓下，即新廳之西室。入夜五鼓許，夫人熱勢頓退，神識稍清，侍疾者疲乏已極，稍稍退去。夫人作勢欲起，靜嫻適坐枕畔，止之勿可。瑤叔掖之。夫人忽喘，顧女曰：「爾翁安在？」楊公雖臥，而目不交睫，聞聲趨前。夫人執其手曰：「吾疾已殆，非藥石所能挽救，與君別矣。年逾五秩，子亦生孫，死復奚憾。所慮者，君早衰，女未有家。」語至此，楊公老淚縱橫，靜嫻放聲而哭。擷珊夫婦，與僕人群集。夫人蹙眉曰：「兒勿爾。吾死之後，兒宜抑悲以事爾父，斯為孝矣。」復謂楊公曰：「擇婿宜擇賢，紈袴必誤吾女。擷兒夫婦聽之，若父懶散，若妹婚事，若儕亦有責也。」擷珊大哭，夫人亦悲。回顧瑤叔曰：「年伯即世父，努力讀書，毋負期望。」又語楊公曰：「勿忘吾言，濡忍非計。」已而呻曰：「於先生安往？先生忠實，宜留此，以伴衰翁。」言至此。喘不能續，倒臥於枕，既而環顧家人，淚分流於眼角，溘然逝矣。靜嫻遂僕母懷而暈。一時哀聲動地。天色已明，眾人亟扶靜嫻於藤牀之上，為夫人易服撤帳，停屍正寢，不暇兼顧靜嫻。而靜嫻已蘇，及見空篋無人，器具凌亂。瑤叔與婢，對已而泣。乃執瑤叔之手，狂號曰：「穎哥，母何往耶！」號已復厥。瑤叔聞履聲，亟縮其腕，堅勿可解。回顧見丹初，因曰：「先生何法以救之。」言已伏視靜嫻，但覺啼眉斂恨，瘦靨凝霜，不覺熱淚如雨，滿浴其面。靜嫻門蘇，釋手欲起，亟欲一見夫人。瑤叔攔之。丹初附耳曰：「抑哀勿伸，恐釀他疾，不若聽之。」及靜嫻出，只見一棺在堂。夫人冠帔儼然，瞠目似睡。於是直撲其肩，至於淚乾氣咽，而逝者之目頓啟。楊公泣謂丹初曰：「吾心碎，不忍復睹，維君善勸之。」丹初曰：「諾。」俟靜嫻哀聲稍止，乃婉曲譬解，謂小姐責任綦重，詎忘夫人遺命乎？小姐一哭，主人拊心呼痛。萬一致疾，何以自安。靜嫻泣不成聲，頷首而已。

自是之後，靜嫻節哀事父，承顏過於往日。惟粒米不食，僅進燕窩少許。乃兄屢勸勿納，即負氣去，又勿敢聞於老父。瑤叔知之，食亦銳減。一日，楊公有客，丹初入見靜嫻白事，見其弱態懨懨，迎風欲倒。談次，歎曰：「宋君積憂成瘕，每飯數粒而食，試勿解其何意。小姐知之否耶？」靜嫻愕然曰：「勿知。」語至此，陸嫗與一素衣女子名翠姐者至，傳王夫人言，來侍小姐。丹初識之，蓋即扶四小姐者。靜嫻略與數言，而心神勿屬，見丹初欲出，即曰：「於先生。」丹初待之，則又無語。丹初遂退，覺瑤叔與之附耳。瑤叔忸怩曰：「事近要挾，吾滋勿欲。」丹初強之，而內使已至。翌日探之，靜嫻已稍稍進食矣。